

開球太爛

儘管輸球的可能性大，想當江湖高手的人要學會如何看待比賽

凱文·庫克 Kevin Cook

以前每逢週二晚上我都很輕鬆自在。如果我想來點刺激的話，我會打開啤酒，邊看棒球賽，邊玩填字遊戲。有一天我的妻子帶著消息回家。

「荷西經營一個週二撞球聯賽，」她說。「我告訴你撞球打得很好。想去瞧一瞧嗎？」

星期二晚上的棒球賽有時很好看。但是，我想，也許是該做一些更具挑戰性的事的時候了。做一些新鮮的事。

沒有什麼比走進撞球室更戲劇性了。當我去舉辦聯賽的酒吧時，我聽到球在劈啪作響，看到球員們靠在翠綠色的桌子上，喊出要打什麼球。

「5號球入角袋。」橘色球應聲入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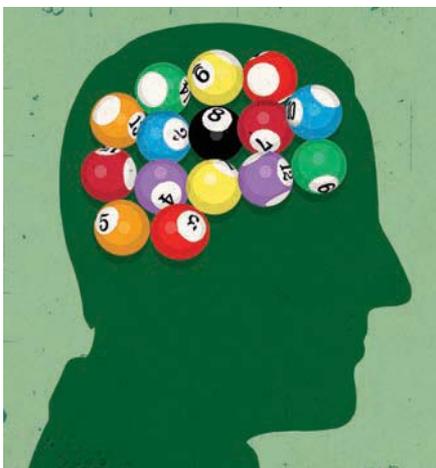
「10號球撞12號。」劈啪劈啪12號球也掉進去了。

我發現我的隊長坐在吧檯高腳椅上看著球賽進行。菲爾，史密斯學院一位睡眠的心理學教授，感謝我報名參加。我告訴他，大學畢業後，我就沒有打撞球，40年了。「我本來只想看看而已。」

「你上場了。」

我的對手握了握我的手。

「我是道爾。」他用三角框把球框起來排好，然後拿起他



訂製的球桿往後一拉，砰的一聲——那些球便在桌上滾來滾去。兩顆球掉進球袋裡。在輪到我之前，道爾又進了兩球。

我們打法的是8號球，這種打法最受歡迎。我從牆上的架子上挑了一支球桿，把尖端塗上球粉。這似乎是聯賽球員通常會做的動作。我輕鬆推了一桿，但母球停在錯誤的地方。規則說你必須首先擊中你自己的一個球，實際上8號球卻擋在母球的前方，讓我沒辦法以母球直接打到目標球。8號球打法的另一個規則是，你必須說出要打哪一顆球。優秀的球員有信心這樣做，但我沒把握。「10號球進側袋吧？」

我用母球去撞球檯邊緣，讓母球反彈去撞10號球，後者便滾入球袋。這讓道爾留

下了深刻的印象。他吹口哨說：「菲爾，你帶來了一個槍手！」

菲爾稱這個球為精彩一擊。不幸的是，這是我全部的精彩片段。不過，菲爾說，我的表現不錯，勢均力敵之下敗北飲恨。「下個禮拜你會擊敗他們。」

但我沒有。一個禮拜又一個禮拜，我還是輸了。聯賽中的高手即便手氣最糟糕的一天也擊敗我，但名不見經傳的也能打贏我。我喜歡我隊裡的人：菲爾和另一位教授傑米，後者可以擊敗所有人，但一個看起來像西格蒙德·弗洛伊德（「當我和他對打時，我有一種情結」）的老手及魁梧的調酒師艾瑞克除外。但我讓他們失望了。

有一天晚上，菲爾告訴我，我有一個簡單的任務：打敗瘦弱的鬍鬚澤克，他擊進了我的兩個球，但是當我誤擊了8號球入袋時，他贏了。

「要正向思考，」心理學教授菲爾說。「下週我們會贏他們。」但我們沒有。主要是因為我的關係，這次比賽，我們的名次吊車尾。我開始害怕星期二——安慰的握手和長途跋涉回家。當我的妻子

問怎麼回事時，我告訴她我退出了。

3,500 萬美國人打休閒撞球。他們當中許多人都是像我一樣，出生於嬰兒潮時代，他們記得撞球風行的光景。我們想要像保羅·紐曼一樣，成為電影《江湖浪子 The Hustler》中的「快槍手艾迪·費爾森」，與綽號明尼蘇達胖子的撞球高手對決。

參加一種體育運動便是參與它的歷史，撞球的歷史悠久。由傑基·格裡森 Jackie Gleason 在電影中飾演的明尼蘇達胖子，是一個真正精力充沛的騙子，曾經打了一球，撞球大廳地板因無法承受他的體重，塌了下去。胖子在從地板掉進下面酒吧那瞬間擊球，後來他在酒吧裡拍掉身上的塵土，點了一杯飲料。

但任何嘗試過的人都知道，撞球比電影中看起來的要難。今天玩家的優勢是，他們可以在網路上學到很多東西。你會發現有一些專家們在 YouTube 上展示各種擊球技巧。最好的戰術之一很簡單：把球桿向下傾斜，你就可以把球往後旋轉，以使母球停止或後退。

看完專家們表演後，我想嘗試一些新的擊球方法。為什麼不呢？即使是一個退出打球的人也可以租到一張桌子。排球再排球，不斷獨自練習，雖然不是那麼炫，但很有趣。16 個球放在一張大床大小的球桌上，可能的角度多得讓電

腦算不出來，但是一個下午的練習讓我有了新看法。我對側球開始有了角度感。我看出為什麼不能太用力去打母球，力度剛好就好，以及側旋如何增加或減少母球偏離行進路徑的角度。

有一個問題專家們還沒有解決：最好的開球方法是什麼？15 世紀法國的槌球比賽演變出來六百年後，撞球檯鋪上綠色的布，令人想到起槌球球場的草地，但如何開球最好目前還沒有達成共識。有些球員用往前旋轉方式去打母球。有些人用力把母球撞進球堆的一邊。有些人以跳球方式讓母球騰空進入球堆。

嘗試過我在 YouTube 上看到的各種開球方法後，我懷疑我是否過早退出。也許我應該更像艾蓮。作為聯賽中僅有的兩名女性之一，艾蓮太嬌小了，使得她開球時處於劣勢。她擊球的力道比不上大多數男人，但她並沒有放棄。她曾跟我打過兩次，兩次都贏了。

生活似乎每年都在加速，而且生活越快，它提供的修復速度就越快。但堅持到底也許還有一些好處。正如明尼蘇達胖子曾經說過的，「困難的東西，大多數人甚至連試都不試。這是我比他們有優勢的地方。」

快槍手艾迪·費爾森並沒有退出。25 年後，他在《江湖浪子》的續集《金錢的顏色 The Color of Money》中重出江湖。保羅·紐曼當時 61 歲

——我現在這個年齡。他從架子上取下一支屬於球場的球桿，迎戰湯姆·克魯斯。快槍手艾迪唯一承認年邁的是他戴了一副新眼鏡。也許我可以透過多練習一點和配一副眼鏡，來贏得一兩場比賽。

所以我又給了撞球聯賽一個星期。除了再損失多一點自尊，我還有什麼可損失的？也許有比自尊更重要的東西。競爭，同志情誼，挑戰。

那個星期我面對的是荷西，聯賽中最炙手可熱的高手。「輪到你開球了，」他說。

我把球桿往後拉，想要狠狠把母球撞進球堆。令我驚訝的是，七號球入袋了。這讓我堅定信心，準備通吃 1 到 6 號球，你知道嗎——5 號和 6 號球都在球袋旁邊。我輕鬆把那兩隻兔子納入囊中，然後，完全是巧合，母球滾到了我另外兩個準囊中物之間的地方。我用反旋母球把那兩個球輕推入袋。黃球在遠方角落向我招手。

「王牌入角袋，」我說。然後把它敲了進去。荷西在地板上敲了敲他的球桿——這是一個撞球員的掌聲。我覺得有機會通吃所有的球。

8 號球緊靠在 80 英寸外的桌緣，這一球很難打。我對準它，給自己大約 10% 的機會，此時我決定留在聯賽。

凱文·庫克 Kevin Cook 出版了一本新書：《瑞格利棒球場的十局：有史以來最瘋狂的球賽，棒球在轉折邊緣》。